

# 形与纹的传承 穿越时空的文物身份证

■ 刘亭亭

近日,考古学家黄家祥在青川县青溪古镇老县衙遗址调研时,意外发现战国墓出土漆器上的凤纹与第五套人民币面值“100”字样下方的装饰纹样高度相似,不少网友认为这可能又是一次古为今用的经典案例。纹饰作为文物的“身份证”,与文物的器形一起,镌刻着历史的密码,在现今国家形象与人们生活中仍然延续着生命力,成为中华美学跨越时空的见证。



清代香色缂丝金龙夹龙袍(故宫博物院藏)

## 匠心新韵

传统纹样的当代新生

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,各国领导人穿着的“新中装”极为亮眼,从面料到纹饰都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。其中男领导人的服装为宋锦面料,饰万字纹和海水江崖纹。宋锦因工艺复杂,产量较低,多为书画装潢所用,这次开先河地以之为衣,被认为是中国给APEC的一份惊喜。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宋锦,质地坚柔,图纹流畅,极富古雅端庄的韵味,“新中装”尽显古老国度的独特风范。

“新中装”的立领对襟和开襟设计明显是古装的版型,宋锦为真丝织成,作为“丝绸之路”的起点,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地域名片。其上的海水江崖纹,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水波纹,到明清时期,海水江崖纹的使用达到鼎盛时期,被广泛应用于皇帝龙袍、官员朝服、地毯、瓷器和玉器等各类宫廷器物之上。

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为例,此炉高55.5厘米,口径37.3厘米,足距38厘米。盘口,束颈,圆鼓腹,下承以三袋腹蹄足,肩部置左右对称的朝天耳。此炉形体硕大,青花色泽浓艳,晕散明显,凝结的黑斑密布于纹饰中,明显用的是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青花料,此料据说为郑和下西洋时购得。

炉外壁的海水江崖纹由海水纹与江崖纹组合而成,海水奔涌着浪潮,激起一簇簇浪花,因“潮”与“朝”同音,潮水的朝夕涨落,古人认为象征着朝代的绵延不绝;江崖纹则是海中涌出的一座座仙山,诠释出山河一统和江山永固之意。在新时代的APEC会议上,海水江崖纹又贴合会议主旨有了新的解读,其饰于参加会议领导人的衣服之上,赋予了参会的21个经济体山水相依,守望相助的美好愿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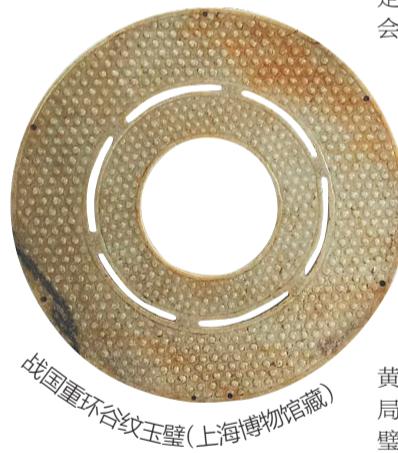
漆盒盖顶的凤鸟图案与100元人民币“100”字样下方的装饰纹样。

## 玉璧凝辉

奥运奖牌的东方礼赞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“金镶玉”与2022年冬奥会奖牌“同心”,皆选择了古代玉璧作为核心设计语言,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玉器元素与现代造币工艺相结合,将中华文明对“礼”与“和”的追求,镌刻进奥林匹克精神。

北京奥运会奖牌背面的玉璧镶嵌工艺,将温润玉石与闪耀金属组合,寓意出“金玉良缘”。奖牌的挂钩似双龙聚首,又似祥云浮空,颇似战汉时期的龙纹玉璜。挂钩因伸出了奖



战国重环谷纹玉璧(上海博物馆藏)

牌的外缘,又形似战汉的出郭璧。像故宫博物院藏的汉“益寿”谷纹出郭璧,上部就有双龙聚首的出郭,与带挂钩的奥运奖牌极为相像,不得不让观者猜测奖牌曾取材于此类玉璧。

俗语有云:“石之美者谓之玉”,中国几千年的玉石文化中,出现过的玉器品种多不胜数,在诸多的玉器品种中,以和田玉为贵。很多人从字面意思认为和田玉应是新疆和田产的玉石,实则不然,我们现在所谓的和田玉并不具备属地概念,而是把玉石中透闪石含量98%以上的玉石都命名为和田玉。所以现在俄罗斯、韩国都出产和田玉,被称作和田玉俄料和韩料。另外青海也产和田玉,

被称作“青海料”或“昆仑玉”,奥运会所用的金镶玉的金牌用的就是这种和田玉。对于奥运会这样的国际性赛事,奖牌所用的玉料量极大。青海料和田玉相比于新疆和田玉来说,价格相对较低,产量又较大,且不需要从国外进口,故而成为奥运奖牌金镶玉的最佳选择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玉器极易摔碎,为防止运动员将奖牌跌落后嵌入的玉璧破损,承担镶玉和铸造重任的上海造币厂,通过特殊工艺将金、玉完美结合。制作好的奖牌要经过一定高度的自由落体,坠地后不会破损才算验收合格。

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

大幕拉开时,汲取了古代玉璧文化元素的奖牌“同心”再次闪耀世界,其设计灵感为同心圆玉璧,同心圆和出郭都属于玉璧上的特殊造型。像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重环谷纹玉璧就是同心圆玉璧

的代表,此玉最初可能为泛黄的白玉,千年的掩埋侵蚀,已局部有赭黄色沁。重环谷纹玉璧只有两层同心,冬奥会奖牌则为五层,在真实的考古工作中其实尚未发现如此多层的同心圆玉璧,这应是设计者结合奥运五环概念做出的新创作。

五心归圆,

表达出

“天地合

·人心同”

的中国传统

人文内涵。同

时也象征着奥

运五环背后的

奥林匹克精神,

将世界人民紧紧

凝聚在一起。



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(故宫博物院藏)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## 青砖留影

知名建筑的文物印记

有“共和国殿堂”之称的人民大会堂,是传统建筑“形”与“纹”当代转化的典范。当时的设计团队遍访国内的古建筑,从紫禁城的皇家宫殿到青砖灰瓦的传统民居,都留下了他们踏访的足迹。像大门口的12根浅灰色大理石门柱,就借鉴了故宫太和殿的分布柱式。堂内的巨型穹顶,则采用了传统藻井“层层收分”的技法,以现代钢架支撑,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中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念,又满足了大空间的功能需求。

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,一抬头就能看到一组花朵造型的天顶装饰,这明显是唐代敦煌风格的纹样。最值得品味的是外墙的砖纹,设计者从传统民居的灰砖雕中提取灵感,将回字纹、卷草纹等经典纹样以浅浮雕形式呈现于墙面,阳光之下,这些纹路若隐若现,既呼应了古城的肌理,又赋予现代建筑厚重的文化底气,可谓“古为今用”的生动实践。

“青砖留痕”并非简单的建筑材料的运用,而是承载着营造法式、地域文化与时代记忆的“立体档案”。当代建筑设计中,还有不少“砖的记忆”被巧妙唤醒,像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屋顶,以故宫琉璃瓦的曲线为灵感,将传统建筑的“举折”手法转化为现代大跨度的曲面造型。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“申园”,复刻了江南园林的“冰裂纹”铺地砖,让游人在步移景异间触摸到古人的审美余韵,甚至城市更新中的老街区改造,也常保留青砖墙面的斑驳肌理,让“旧砖”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“活的见证”。

纹与形是文物的“微观密码”,也是最直接的文明印记。这些文物的“形”与“纹”穿越时空,昭示着中华美学从未因时代更迭而褪色,反而在与当代的对话中,完成了一次次“基因重组”,继续着中华文明的传承。■